

夕花朝拾>>>



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,是在县城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游逛逛。

童年

□李纪

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,是在县城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游逛逛。

20世纪70年代的医院和迷宫一样,有纵横交错的走廊和阴森昏暗的灯光。而我,就算闭着眼睛,也能找到内科、外科、手术室以及开水房。

我还知道,这家医院共有七个出口,其中一个,可以通过新华书店走到现在的政通大街上。

当然,和我一起游逛的还有我的死党——丁山,名字简约得有些过分,但是,和我的表弟丁一比起来,他的名字还是稍显复杂。

我的爸爸是医生,妈妈是护士。

丁山的爸爸是院长。

我俩就像天下大事一样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但总体上说,合久于分。在一起的绝大多数时间,我们都是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游逛逛。

我们认识医院里的每一名医生、护士、工人,还有寄宿在走廊尽头的流浪汉。

那时候,在我们心里没有等级观念。有一次,我打破了丁山的鼻子,我的父母并不惶恐,丁山的父母也并不生气。晚上我去他们家吃饭,他们的脸上依然带着笑容。

有个护理员阿姨的儿子叫陆军,有时也会加入我们游逛的队伍。

陆军的哥哥叫海军。

我和丁山都觉得,他们的爸爸不是应该叫司令。

可自从我俩受《小兵张嘎》的启发,堵了陆军家的烟囱后,他就不再与我们为伍了。

我和丁山在医院里游逛,经常会看到我们的父亲戴着帽子、口罩,穿着血迹斑斑的手术服进进出出。对于那些模糊的血肉和凄惨的哭叫声,我们早就习以为常,以至于后来看《电锯惊魂》、《隔山有眼》、《致命弯道》等所谓的好莱坞惊悚大片,都不能引起我丝毫的恐惧。

我们经常偷偷去中药库,在我们眼里,那里更像是水果摊。我们总是和保管员闪转腾挪,偷吃过枸杞、杏仁、山楂丸,还品尝过刚出锅的熟地;路过西药局,也会向阿姨们讨要一些维生素C片、钙片、食母生,放进嘴里嚼得咔咔响。

我的童年经常遭受不公平待遇,那就是生病时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重视。他们往往是摸摸我的头,然后丢下一句“多喝水,没事”,便匆匆走开,去照顾他们认为的真正的患者。不像现在的孩子,有点感冒发烧就在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的众星捧月下,兴师动众地奔向医院。

这种不公平待遇,也沿袭给了我的儿子,致使他现在还对我妻子抱怨不已。

其实,孩子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。

后来,我和丁山上学了。由于父母都在医院,我们在班里很吃得开。班上很多同学都用废弃的手术刀削铅笔,并一致反映锋利、好用;最顽劣的孩子也经常向我们谄媚,因为他们梦想得到一把用医用胶管制成的弹弓。而且,班里还谣传,说我们打伤人可以不用负担医药费用。

对于这一切,我们很是得意。

我很同情现在的孩子,他们的学习用品和玩具应有尽有,却形单影只地宅在家中,随时随地被家长所掌控,对简单快乐的户外游戏一无所知。我们的童年,一条胡同就是一道分界线,不同班级分属不同社团,成群结队地出去玩、打鸟、支爬犁,一天到晚在外面疯跑,好像丢了也不会有人找。我们偶尔也会拳脚相向,但不用担心医药费问题,挨了揍的孩子回家不敢说,因为一旦被家长知道,说不定会被揍得更狠。

放学后,医院仍是我俩的领地。

我们写作业的地方经常变换:废弃的救护车里、药局的柜台旁甚至手术室推患者的车上……

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午放学后,我们在手术室里写作业,大人忘记了我们的存在,下班之后径自锁门回家了。饿了我们才发现,偌大的手术室除了我俩已经空无一人。

我们并不惊慌,打开器械柜,拿出平日心仪已久却不允许触摸的各式刀、凿、斧、锯,挥舞了一阵后才来到窗前,对着窗框比比划划,盘算着如何破窗而出。结果,大窗顶端的一个正方形的小气窗被我发现了,于是,我俩脱下棉衣,艰难地从气窗爬到了院子里,在夜色中一路小跑回家。

现在想想,越窗动作的难度系数应该在3.0以上。

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走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不整天泡在医院里了;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医院里竟然有了连我们都不认识的医生……

后来,丁山随父母一起去了大连。我彻底告别了在医院里游逛的岁月。

我知道,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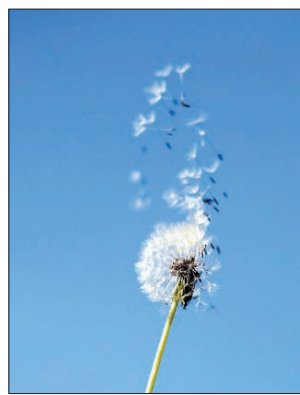
再后来,医院全部被扒掉,盖起了漂亮的大楼。

再后来,我的老婆竟然成了这家医院的领导。

但是,我每次来到医院,都没有童年时的那份自如。虽然明亮的走廊里有标注清晰的导示牌,但我还是在老婆身后亦步亦趋,生怕一不留神就错过了方向。

而且,医院里全是陌生的面孔!

只有那淡淡的熟悉的消毒水的味道,才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和温馨。



生活手记

曾经,“不问”也罢,因为曾经永远只是曾经,淡然处之便好。

不问

□张金剛

朋友的汽修店招聘了一名刑满释放人员,我略有不解与隐忧,因为那位仁兄的过去我曾有耳闻,好吃懒做,爱赌招事,因参与一起群殴事件获刑三年。

谈及此事,朋友的解释让我很是钦佩,朋友说:“他的过去,只是过去,我不问,也不想问。而今,他带着技术,揣着热情敲开了我的门,我何必将他拒之门外,何不助他从头再来。”经打听才知,那位仁兄服刑之后,他的老婆不离不弃,令他诚心接受改造,潜心学习技术,屡获减刑,被提前释放。正是朋友的“不问”,让他重拾勇气、抬头做人,假设揪住他的过去不放,难保他不会自暴自弃,被社会所抛弃。

曾经因为年少轻狂或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,曾经因为爱情或义气经历的糊涂或张扬,曾因经历痛苦与磨砺换来的褒奖与荣耀……曾经,“不问”也罢,因为曾经永远只是曾经,淡然处之便好。

文友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,他写稿所得的稿费,并没全部交给老婆,而是藏起来一部分留作零用。有一天,为给初恋女友急救,他二话没说送去两千块钱。虽然他一再推辞,初恋女友还是打了借条。第二天,他一摸口袋,衣服换了,但借条还在。

他心中一惊,衣服是老婆给准备的,那借条想必她看到了。暗里藏钱、与初恋女友会面、私自借钱,三罪并罚,苦果自知。哪知数日过去,他老婆并未兴师问罪,一切如常。正是老婆的“不问”,使小两口的感情悄然升华。

当下刻意要隐瞒的事实,对当事人来说必定有难言的苦衷,何必打探,自讨没趣?当下精心编织的善意谎言,必定是有向好的预期,何不顺势“将错就错”?当下遭遇的挫折磨难、误解质疑,何不认定是为成功蓄势?……当下,“不问”也罢,因为当下永远只是当下,默然以待便好。

我的经历是这样的:六年前,被招聘到机关工作,然而,一时的兴奋,很快便被紧张忙碌的工作、如履薄冰的境遇、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所淹没。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,艰难融入,并时刻告诫自己:过好今天,才有明天!不管前路如何,做好分内之事终不会错。

踏实工作,我自然在单位站稳了脚跟。一次难得的公开选拔,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入围,收获了公务员与升职的双喜。面对新的岗位和挑战,我亦清醒地告诫自己:走好当下的路,不问将来!

将来,理想能否实现,靠的是现在和明天的不懈努力;将来,两人能否白头偕老,靠的是相濡以沫、彼此信任;将来是否会有失败、噩运或灾难,难以预知……将来,“不问”也罢,因为将来永远只是将来,坦然面对便好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“不问”过去,是种尊重与包容;“不问”当下,是种信任与自信;“不问”将来,是种坚守与洒脱。“不问”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与处世哲学。

异域见闻



女儿能够拥有今天的收获,真是得益于那年暑假在纽约少儿托管班的经历。

在美国上托管班

□中国强

十年前,我和妻子到美国纽约打拼,年仅八岁的女儿留在国内,由我的父母照看。

女儿小学六年级放暑假时,我们把她接到纽约度假。由于女儿从上小学开始,各学科学习成绩一直很差,因此,到了纽约,我们也没有忘记提高她的学习成绩这件事。

离我们住地不远处,恰好有一家类似国内少儿托管班的私人教育机构,是专门为当地华人的孩子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,老师多是华人,许多家长都按国内的习惯,称它为少儿托管班,于是白天我们就把女儿送到那里学习。

由于女儿的作文成绩最差,我们就让老师重点关照一下女儿的作文。第一天,从少儿托管班回来后,女儿对我说:“老师让我写一篇作文,题目叫‘说一说明中的阴阳’。”我一听,不禁哈哈大笑,心想,真不知道那里的老师是如何教作文的,这个题目应该给中医专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,让一个小学生来写,简直是胡闹。

可是女儿对这篇作文却很在意,一到周末就缠着我带她去附近的图书馆查资料,晚上还经常给在国内做中医大夫的爷爷打电话,请教关于中医的一些知识。

一天晚上,妻子说这些天身子疲乏无力,睡不好觉。女儿听后先是询问一番,然后煞有介事地说:“根据中医阴阳平衡理论,你这是血虚,得补血。”接下来,她让她妈妈多吃大枣、桂圆、枸杞什么的。

暑假快结束时,女儿的作文《说一说明中的阴阳》,已经写满整本作文本,老师给她打了满分。回国后,我的父亲特意打来电话说:“这哪里是小学生作文呀,有八九千字,里面分门别类,有理有据,简直就是一篇大学生论文啊。”听父亲这样一评论,我们才真正意识到,暑假里女儿在这个少儿托管班收获确实很大。

我们一直担心女儿的学习,没想到她的学习成绩却从上初中开始突飞猛进。上高一时,女儿已经是全班前几名了。她告诉我们,从在纽约少儿托管班写作文时起,她就立志刻苦学习,将来考取中国最好的中医大学。

今年,女儿参加了高考,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中医药大学。我和妻子不懂教育,无法评论不同国家的教育方式,但是女儿能够拥有今天的收获,真是得益于那年暑假在纽约少儿托管班的经历。